

## 由李詠過世想到的

王 樂



說起李詠，可能香港的民衆不大熟悉，但對於內地觀眾而言，這位從新疆走出來的央視「名嘴」不可不謂家喻戶曉。然而就在日前，十月二十五日，這位年僅五十歲的著名主持人，因癌症病逝於美國。

對於觀眾來說，《幸運52》和《非常6+1》是李詠最具代表性的兩檔央視主持節目，除此之外，多次擔任春晚的主持也讓他在內地一線主持人中更顯得出類拔萃。而然，正是這樣一位央視當家主持人，卻早早地在二〇一三年便選擇了離開央視，如今想來，大概也是因為身體原因吧。

離開央視後，同年三月，李詠回其母校中國傳媒大學任教。儘管身為該大學的副教授，但他卻很少出現在課堂上，校方也沒給他安排固定課程——偶爾隨性地安排一兩節臨時課，偶爾客串地方電視台的綜藝節目主持，成了他半退休後的主要生活安排。

直到昨天，前央視製作人、李詠的妻子哈文於社交網絡平台發文「永失我愛」，公眾如我才知道，原來李詠早已赴美治療癌症長達十七個月之久，最終仍不敵病魔，於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五點二十分逝世。

不得不說，近些年來，因癌症離開的人越來越多。上個月二十八日，臧天朔離世，享年五十四歲，因為癌症。同一天，相聲大師師勝傑去世，享年六十六歲，也因為癌症。還有單田芳、朱旭、盛中國……都在九月離世。這一切似乎都在告訴我們，疾病正在年輕化，也在普遍化。

抗癌健康網上有一組數據可以說是觸目驚心：中國每天有一萬多人診斷新發癌症，每天有七千多人死於癌症。四十歲之前，處於較低水準，之後開始快速升高。也就是說，人至中年，隨之而來的，不僅是生存的壓力，還有身體的預警。

記得不久前，一個七〇後的朋友說，現在沒事都不敢去體檢，怕結果太慘，受不了。而八〇後的人也開始恐慌：我知道自己身體出了毛病，但不檢查，我就可以騙自己沒事，一檢查，連自欺都不能了。所以有人總結說：「從前把體檢當兒戲，現在把體檢當猛獸。」只有一體檢，各種問題都擺在眼前，避無可避，逃無可逃，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奉勸所有人，積極地面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定時體檢是對自己最大的負責。

話至此刻，我不禁開始想，金錢與健康究竟有怎樣的關係呢？有人說，這些名人早亡多半是因為太過操勞，年輕時賺到的錢也足夠今後健康受損了拿去看病用。這個說法我不置可否，畢竟碌碌無為者也是有可能會生病的，甚至有可能會在生病之後沒有醫治自己的經濟能力；畢竟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留下存在過的價值，才不負此生。一如李詠，雖然也會嘆惋英年早逝，雖然也會嘆息病魔無情，但他終究是給我們留下了歡聲笑語，留下了那些年的「名嘴」風采。

所以此刻，我們可以這樣公開地紀念他，然後衷心地說一聲：詠哥，一路走好。



►前央視「名嘴」日前因癌症不幸離世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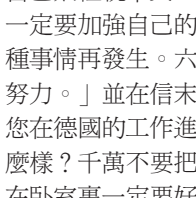
一位文友在朋友圈發了一篇短文，是她刊於網絡平台文學園地的。

文章記錄幾年前她丈夫與兒子往來的幾封電郵。其時，為父的在德國講學。身處異域，仍關心兒子學業，寫信詢問。口氣平和，像聊天一樣。兒子回覆道，考完試，英文和數學很好，只是中文有點欠佳，只考了七十九分。

父親並不因兒子中文成績不理想而責備，反而耐心幫其分析失敗原因，在於太自信，自認沒問題。他諄諄教誨兒子：「我很欣賞你的自信。但沒有實力的自信即是虛榮和狂妄。」「我相信你這次中文考試失敗是一次意外，希望你能吸取教訓，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和失誤。要學會亡羊補牢，更要知道怎樣補牢。」

兒子心悅誠服，受到啟發，承認自己太輕視中文。他向父親表示，「一定要加強自己的中文水平，防止這種事情再發生。六年級時，我要加倍努力。」並在信末殷切希望父親，「您在德國的工作進展如何呀？生活怎麼樣？千萬不要把工作帶到臥室裏，在臥室裏一定要好好休息！」……

父與子，就這樣如朋友般在思想



在中國的各名山當中，賀蘭山不長也不高，兩百五十多千米，最高峰也只有三千多米，但就如題記所言，賀蘭山的名氣卻不小，我不知道，岳飛的「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是否就確定為寧夏的賀蘭山，但幾乎所有的寧夏人都認為岳飛寫的是他們的賀蘭山。西夏王國就是賀蘭山傳奇裏的一個生動章節。

說西夏，一定要從北魏的拓跋氏開始，這就是一個長長的源頭了。唐貞觀初年，拓跋氏歸順唐朝，被賜為李姓。唐末，夏州党項族首領拓拔思忠，也就是西夏太祖李繼遷的太祖，他和從兄拓跋思恭一起，率部參加了平定黃巢起義，因功被封，自此，党項李氏以夏州為中心，並逐漸佔據了另外的四州。

公元九八二年，西夏五州盡歸北宋，這時，李繼遷剛剛二十歲。但也正是李繼遷，走上了和北宋王朝分庭抗禮的道路，到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時，西夏王國的誕生，終於條件成熟。

西夏一百九十年的歷史，在中國歷代朝廷中，也不算短，儘管它沒有進入所謂的正史，但西夏傳奇一直被演繹。

我在寧夏博物館，看到了兩扇石刻胡旋舞的墓門，全國僅此一件。門呈長方形狀，上下有圓柱狀樑，兩門閉合處各有一孔，石門正中的「胡旋舞」雕刻畫，它是唐代音樂舞蹈巔峰狀態的又一明證。

去年，我在寫作《霓裳的種子》的時候，閱讀了大量唐宋以來大曲和舞蹈的筆記，除霓裳羽衣曲舞外，最著名就數這個「胡旋舞」了。

我始終認為，李隆基時代，這些舞曲能盛行，主要和他個人喜歡有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實

事求是地說，李隆基不僅僅是喜歡，他本身就有超一流的水準。「胡旋舞」同樣來自西域，動作輕盈，旋轉速度快，節奏奔放又鮮明，它在長安流行的時間，長達五十餘年。我推測，皇帝喜歡，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都喜歡，而正是胡旋舞最盛的時候，它傳到了夏州。

胡旋舞多為女子所跳，獨舞，二人，三人，還有多人，形式多樣，但男子跳胡旋舞還是比較少，最著名的場景是，大胖子安祿山，行動都不太方便，但為了取悅李隆基，在李面前跳起胡旋舞時竟然非常輕盈：

（安）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膀左右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舊唐書·安祿山傳》）。

我面前的這石刻畫，所刻正是男子舞者，虬髯，鬚髮，深目，高鼻，寬肩，細腰，典型的胡人形象，此胡人，上着圓領緊身窄袖衫，下穿緊腿裙，腳着長筒皮靴，如此重量級的舞者，竟站立在一塊小小圓毯上。左右兩幅門，兩舞者恰好面對面舞蹈，左邊男右腳尖着毯，左腳輕踢六十度角，雙手舉過頭頂，呈十字叉形；右邊男舞也是右腳尖着毯，左腳差不多踢成九十度直角了，右手的飄帶在身後飛揚。門的四周，均雕刻着迷亂的雲紋，兩位舞者，似乎都在濃濃的雲霧之上騰躍。

歌舞昇平，花天酒地，西夏王公的祖先們，顯然在這片沙漠之地上生活得優哉游哉。

然而，這僅僅是一個側面，公元一〇三八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國後，全面仿唐宋官制律令，吸收和融合漢文化，我覺得，文化的力量，才是他們傳承十代的重要核心基礎。

西夏文字，就是一個極其重要



不時有準媽媽疑惑，究竟應該順產還是剖腹分娩好？兩者其實都各有利弊。當然，亦不是每間醫院都可讓準媽媽選擇分娩方式，以公立醫院為例，除非有特殊或緊急醫療需要，否則都會給孕婦安排順產。

自然分娩的確有其風險，因為分

## 親情應是友誼水

姚 船

上交匯往來，把親情和友情無形中融合在一起。正因為作父親的能放下威嚴身段，循循善誘，使兒子在人生啓步階段緩慢學會自覺自律。後來，兒子果然不負父親期望，中文成績一直向上。中學時，他的作文屢獲老師好評，好幾次在報刊學生園地發表。如今，已考進自己心儀的大學學習。

很多年前，我看過德國著名漫畫家卜勞恩的畫集《父與子》。幽默、風趣，充滿溫情。父親童心未泯，兒子活潑好動，兩人相處，像老友記般，在生活中時時擦出令人莞爾一笑的火花。有一幅題為《太陽下山的畫》，至今仍清晰留在腦海裏。畫中，禿頂的父親倚在梳發上看報，從後面望去，半邊發亮的腦瓜掛在梳發頂上。兒子一見，靈機一動，拿來一個畫框套上去。梳發沿一條地平線，光光的後腦勺好似即將下山的太陽。也許兒子嘻嘻的笑聲驚動了父親，他回頭一瞥，「太陽」頓時變得有鼻有眼，而且長出兩撇鬍子！

現實生活當然難以像漫畫般有趣。為人父母，都希望子女長大有出色，出類拔萃。所以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法去教育培養。有的非常嚴厲，定下很多戒條，近乎苛刻。如有的父母給子女下達指標，考試成績要在九十分以上，有的還要求名列三甲，令子女承受的壓力山大。



▲德國漫畫家卜勞恩的畫集《父與子》充滿溫情 資料圖片

而有的家長則以物質為誘餌，藉此吸引子女向學。譬如考了多少分，分等級獎多少錢。成績滿意的，買潮流手機或名牌衣物。只要孩子肯手捧書本，什麼事都不必做。有一對朋友夫婦，暑假帶十歲左右的兒子來多倫多旅遊探親，大家約好到酒樓見面相聚。吃飯時，只見兩夫婦輪流給兒子夾菜。菜一上桌，馬上夾一些到兒子的盤子裏，還貼心問一句，中唔中意？兒子只顧點頭或搖頭，然後挑剔着把食物放進嘴裏。大家看了都發出會心的微笑。我無意中間了一句，你們在家裏也這樣？當然！為媽的回答，只要他好好讀書，我們什麼事都叫他

別管。

實際上，十分嚴苛或過分溺愛培養出來的孩子，未必優秀。因為他們自身聰穎的潛能並未充分發揮出來。依父母的「指揮棒」或「糖衣炮彈」，孩子們的學習缺乏自覺性，努力方向也不明確，一旦失去依賴，很快就會消沉下來。當然，孩子心智仍未成熟，適當鞭策和鼓勵是必要的，但不能過飲不及。

當今在科技浪潮衝擊下的少年兒童，不少沉迷於高科技產品，玩手機遊戲已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思想上與家長的距離也越來越大。因此，做父母的除了給予親情的關懷，更應以朋友的角色走進他們的世界，和他們談心，了解其喜怒哀樂，耐心幫助他們克服面對的困難和障礙。在青少年眼中，往往視好的爸媽為自己最好的朋友。平等互信建立起來的真誠友誼，才能像永不乾涸的江河流水，永遠向前。

文友那篇關於父與子通信的文章，還配了一幅意蘊深遠的照片：她丈夫和兒子在海灘上散步，面對遠方藍色廣闊的天空，一路並肩走去。他們在訴說什麼？也許，什麼都沒有說，兩個人只是在靜靜聆聽大海波浪起伏的撞擊和腳踩泥濘發出的聲響。我想，此刻，父子倆兩顆熾熱的心，在大自然中已默默貼合在一起……

## 賀蘭山下

陸春祥

五千八百六十三個已經被發現的西夏文字，除了專業的研究者，絕大部分人，可能一個也不認識。李元昊的用意很明確，要使「大白高國」永恆長遠，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我們不得不點讚李元昊的遠見，在建朝的前兩年，他就命大臣野利仁榮創製西夏文字。但要在短時間內，創製一套可以使用的文字，這樣的工程，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於是，大量對漢字的偏旁換位借用，就成了西夏文字的主要特點，在此基礎上，再造出獨特的西夏獨體字、合成字。一般人看西夏字，遠看都認識，近看一個也不認識，我們就帶着這種好奇，進了西夏王陵博物館參觀。

我在「西夏雕版」前佇立。數十塊黑幽幽的木活字雕版，大小不等，有的是一小段，有的是幾個字，雖遭近千年來的風雨，但墨蹟依舊濃黑。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對黑水城進行兩次掠奪性的挖掘，發現了五百多種、數千卷之多的西夏相關文物、文獻，當然，這些珍貴文物現在都保存在俄國聖彼得堡的博物館裏。

掠奪，自然阻擋不了我們對西

的載體。

大小不等，有的是一小段，有的是幾個字，雖遭近千年來的風雨，但墨蹟依舊濃黑。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對黑水城進行兩次掠奪性的挖掘，發現了五百多種、數千卷之多的西夏相關文物、文獻，當然，這些珍貴文物現在都保存在俄國聖彼得堡的博物館裏。

掠奪，自然阻擋不了我們對西

的載體。

夏文字傳承其文明的了解。這時，我忽然產生了小小的趣味思考：假如，李元昊不學習和借鑒宋朝的文化，那麼，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他就會視而不見，如果沒有西夏文字，我們今天真的無法知道更多的西夏文明。

西夏文和漢文的姓氏對照表前，一些人正饒有興趣地找着自己的姓，我也發現了「陸」字，於是拍照，我向身旁的西冷印社姚偉榮先生提了個請求：幫我刻一個西夏文的陸字，我作閒章用，自此後，只有蓋了這個西夏陸，才算是我的書法真跡！說完一群人大笑。轉念一想，誰又說我這個陸字和西夏沒有關係呢？我就將「步六孤」作過自己的筆名，「步六孤」，北魏拓跋改漢姓為「陸」。

党項民族不是消亡了，而是融合到各個民族中去了。就如那九座西夏王陵，千年的風雨消蝕，已經將宏偉的王陵剝蝕成一堆黃土了，時光和風雨，會消解一切而融入自然間。

遠遠地凝望三號陵，遊人三兩，緩行指點，一地的紫苑花卻開得正鬧，王陵寂靜無聲，生與死，熱鬧和悲涼，天地間就這麼演繹着簡單的循環故事。（未完待續）



◀「胡旋舞」動作輕盈，多為女子所跳，形式多樣 資料圖片

## 順產好定開刀好？

婦產科專科醫生 鄧曉彤

娩過程會將肌肉拉扯，長遠而言順產媽媽會有更高機會出現因盤腔肌肉會被拉鬆而衍生的大小便失禁、子宮下垂等問題。

但另一方面，開刀其實亦不是可以完全避免這些後遺等發生；剖腹分娩同時會有其他長期問題出現，因為始終是手術，術後的傷口會增加下次手術的難度。當打算生多過兩胎，剖腹分娩亦會增加子宮疤痕破裂的機會，最嚴重的情況可導致胎兒缺氧而胎死腹中。

至於該怎樣選擇，我會建議準媽媽應考慮是否有特殊需要，否則都應該順產。特殊需要是指醫療層面的，例如嬰兒沒有調頭、胎盤前置或有肌瘤阻礙生產等。當然亦有緊急情況，要在產房中改變決定，要剖腹分娩的，例如一再催生子宮頸亦不張開、嬰兒心跳或血壓不理想等，當情況不容再拖要盡快將嬰兒取出，這些情況就一定要開刀。

明白痛楚可能是選擇順產的其中一個憂慮，而我自己兩胎嬰兒均是以

順產方式分娩，親身感受過順產為媽媽帶來的極大痛楚；但我會形容這種痛楚是快樂的，因為過程當中有期待，亦有終止。當然在分娩期間，其實有多種止痛方法舒緩痛楚，所以亦無需過分擔心。

在一切順利的大前提下，我會建議各位準媽媽選擇自然分娩，因為始終這都是最自然、最理想加快身體恢復的方法。很多順產媽媽第二天即可下床而且活動自如，亦可更快開始餵哺母乳。